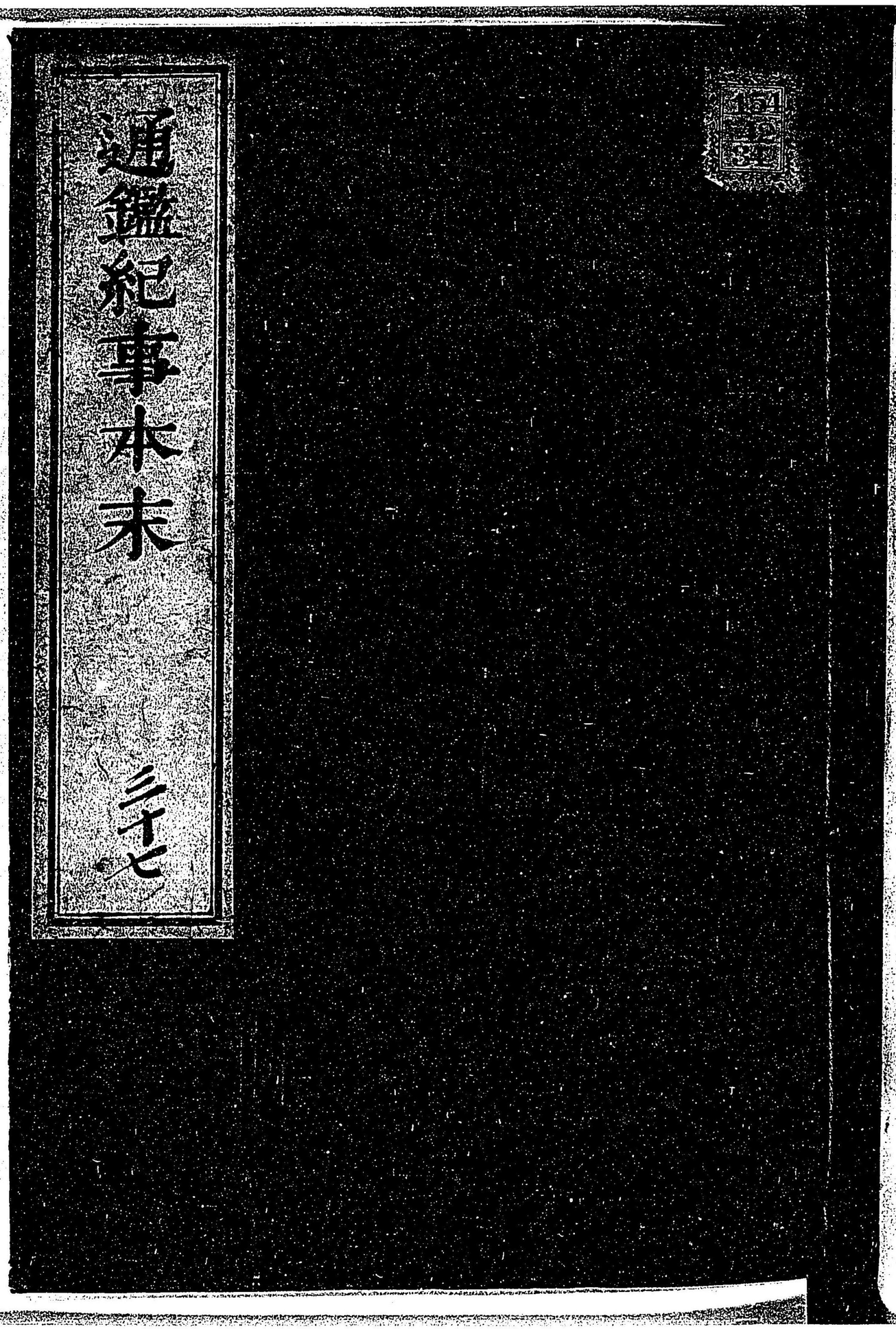


003082-037-7

154-34

通鑑紀事本末

宋袁枢／編

M8

ACC-1086

# 通鑑紀事本末

第卅七册

東京圖書館

| 漢書門 | 正史類 | 一五四 函 | 四五 架 | 十二 號 | 四 冊 |
|---|---|---|---|---|---|

采作收

TOKIO LIBRARY

#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 黃巢之亂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虀、或更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隣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稅租之外、更有它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

明治九年購求

賑給下有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芽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爲窘急甘八字

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賑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戶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平章事、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初、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宛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羣盜侵逼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

羣盜上當空一格

無二月二字敎字以下係正月

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鎭所遣討賊都頭竝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愼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十一月、王仙芝攻鄧復二州陷之、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

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鄩畏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亭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觀望、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死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琢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



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巢三千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巢退、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喧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棄襄州、鐸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

去、

四年春三月王仙芝陷鄆州、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黃巢與尚讓合軍保查牙山、六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慮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滑川養疾上皆不許、王仙芝陷安州、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



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鄂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諸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為自王仙芝倡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整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為罪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彊兵盡付它人良將空還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

為罪作受辱

寇作敵

上與作典

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勉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與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　黃巢寇掠斷黃畐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

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刼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頴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頴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斬壍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皂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積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詔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

無招討使三字

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救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爲招討使頻州刺史張自勉爲副使二月賊楊知溫爲彬州司馬、參軍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黨歸之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龔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爲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爲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荊南之功也、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荊襄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徧南遂攻葉陽瞿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牢、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潯棄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供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二表自

無乞解使務四字

入作攻

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五月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荊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使　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虧衋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

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

無上率字

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兗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爲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幷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五月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爲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秋九月黃巢

千作十

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犇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為羣盜　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

無直字

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游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箠至於音律搏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戲鬻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貲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



無中駢字

璘下有等字

奏改楊子院爲發運使、

將張璘擊黃巢巢揔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士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以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

五月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振武節度使、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帛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招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

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渡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冝急敕東道將士善爲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澈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九月、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澈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疎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澈水行

無於是二字

未遠聞之夜引兵還北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犇襄陽亂兵追殺之幷其家眷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爲岌所襲引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皆散黃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月以諸葛爽爲夏綏節度使、黃巢僭申州遂入賴宋徐兗之境、　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乙邪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疆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

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詔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父子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利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僭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廼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

徵作征

托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跡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善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徵稅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

無未可輕動四字

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爲坦塗承範盡散其緇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臣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饑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昌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塡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

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院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
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
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
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
而然我曹及凍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
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
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
中留後王里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爲天平節度使甲
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爲戶部侍郎翰林學
士戶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爲太
子賓客分司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



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爲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
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
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澧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
官皆莫知之上馳書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
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
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
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
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
詢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
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爲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
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

無田字

但上有曹字

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容逦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捍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隣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黃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晝卓繪為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已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為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璆邠之子也、時嚴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東渭橋、巢使溫詵說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毀傷其面、自午至明、且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

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隣道、合兵討賊、隣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





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幷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詔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

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田令孜亦勸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庚寅朔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



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

八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薛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爲京城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溫爲東南面行營都虞侯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

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辛酉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有書尚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瞿秸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



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驍悍暴橫積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往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靼迎之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痼不從月餘逃歸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爲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

爲河陽節度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紀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



無首字　所上有賊字

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幘爲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帥衆棄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庚寅、拓跋思恭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

爲節度使、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
武皇帝、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
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
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巳未出屯東塘、
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討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忽召
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
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節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
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
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柜賊故
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是冬、復
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
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
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
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
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
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
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遂北至藍橋而還、昭義節度使高
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邠寧節度副使朱玫
屯興平、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西
川黃頭軍使李鋌將萬人、龐勗將五千人屯興平爲二寨

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馬仁厚將二千人益之、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須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



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竟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

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疎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寘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蜀願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畫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爲節度使、

秋八月高濤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濤敗犇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爲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爲節度使

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隣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爲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爲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

使下有南面招討使五字

曰彼此夾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由是遂爲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襲雉集之異耳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衆咸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天平節度使曹全晟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

十一月孟楷朱溫龔鄜夏三軍於富平三軍敗績本歸本道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賜夏州號定難軍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

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畋爲判官直弘文館王搏爲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贄爲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畋皎之弟搏璩之曾孫贄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棄河中溫遂據之　已丑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　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爲河南都統以右神策將軍齊克

無軍字　日作已　買作賣柵作寨直上有人字　幕上有其字

儉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保大　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與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爲糧官軍或執山柵之民鬻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敎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簒軍之

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慮作恐）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又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愧懼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絕

黃巢攻陷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八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

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震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爲監軍所告黃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以朱溫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関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敗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侃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狗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崞石路趣河

中、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爲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涔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鴈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黑衣、故謂之鴈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渡河、軍于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已、已、克用進屯沙苑、揆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爲已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坑、與和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

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鎒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揰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于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巳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潰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日微服時入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珙家貲顯爲黃巢想首尾二載不逃不隱於

進上有賊字

所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翊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怒悉衆屯溵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狥國而死不

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磑舂磨築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　司徒門下同平章事鄭畋罷爲太子太保　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加溥東面兵馬

都統、　十二月、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隣道、於是周岋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岋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全、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　三月、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寃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犇

至上有將字

無從字

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幷斬言首以獻于溥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幷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臠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又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綱紀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隣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晅陷汝鄭盧塘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

在作行

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已丑、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丑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兎縱横、上凄然不樂、已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藩鎮之亂

唐僖宗光啓元年、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

無鐵字

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鐵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兖州、累表論令孜

軍作兵

無搖藩鎮心四字

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李昌符以扤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搓藩鎮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龔君武閉城不內而還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克用徵全忠事見諸鎮相攻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沃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攻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攻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

合作各

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攻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攻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珓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攻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攻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

徽累年補葺僅完二三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
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爲樞密
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
上幸寶雞黃門衞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
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
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
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
緯戎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皆失之朝士追
乘輿者至盩厔爲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爲
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



再至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
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
松年至鳳翔遣召朱玫玫收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
鳳翔孔緯詰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
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
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
子蒙塵爲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
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
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衞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
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
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軍守石

皐爲後拒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爲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皐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谷

無下使字

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官官得爲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爲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于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膺接糧料使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

無九字能作得

正作止

造帥四都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遥領壁州刺史將帥遥領州鎮自此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昌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九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墜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脇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脇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

正作止

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于石皐驛玫使蕭遘爲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熅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溫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　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田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

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五月
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
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
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
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
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
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
襄王既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
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
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郤棄散關走行瑜
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與元從官衛士
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
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
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
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
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熅遣
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君黃晏
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
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
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黠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熅詔
書凶使者移檄隣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

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幷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鋋扈蹕都將李茂眞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無朱字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太唐峰李鋋等擊却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于襄王熅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元建眞遥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爲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檀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檀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幷殺其黨數百人諸軍

正作止

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犇河中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熅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王重榮函襄王熅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溫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爲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爲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熅官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夏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爲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梃身步入侍上帝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

無上字

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爲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秋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靑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已亥至長安兼中書令、三月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靑昭度攝冢宰昭宗卽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冬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襚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劒佩侍祠已酉祀圜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

加下有同字

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

訴作詬

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爲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訴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

門作樓

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心腹張綰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王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及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賀、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鎭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

者作官

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遂書陵茂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者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　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犇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　五月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秋七月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犇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　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爲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秋七月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

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為未宜與之太上御名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愔愔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王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報上命補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神

策大將軍李鐵副之、

九月乙亥冊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犇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遣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皇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臧謀、嗚呼、遂閉藩垣之深奠、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



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僖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詡于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感朕舉兵者二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常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李茂貞勤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擧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

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鋋王超者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鋋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爲御史大夫、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爲尚書令韋昭度客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爲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鄙之孫也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賕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緇巾縗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詆詈無所不至、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

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犇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鄉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爲太子少師、王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爲陝州珙爲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耻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

瑜乃與茂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
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
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
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眞流汗
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
北司互有朋黨嘗參朝政常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
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
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
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
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
河東行瑜茂眞各留兵三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鎭李



克用聞二鎭兵犯闕卽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
月渡河入關　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
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主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
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爲兵部尚書
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
藩鎭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
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謫徙事見諸鎭相攻　李克
用大擧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
闕脅我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鎭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
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
門殺城中遠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

珂迎謁于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巳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掌指揮使即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官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于樓涌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焰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君實帥衆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爲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摶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

延作廷

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昱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科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郗延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

信存間有李字

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爲兄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鐇爲西面

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壯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它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爲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爲右僕射、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守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李克用爲行營都統、九月、癸亥、孔緯薨、

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

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貶右僕射崔昭緯爲梧州司馬、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兼文建爲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上遷居大內、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

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克用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脇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蘓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靜難節度使蘓文建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　乙未進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佐子孫竝進官爵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古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鄉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鑾輿播越百姓犇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

邑人臣盡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
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
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
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
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以其將胡
敬璋為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
之中外咸以為快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
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上自石
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奉宸保寧宣化等軍選
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
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為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大上御
名茂貞亦勒兵擾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
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
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
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六月茂貞進逼京畿覃王與戰
於龔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貞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
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
告之辛丑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
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
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
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

留甲午、建請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乞令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西拒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爲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煙燒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凝物、爲賊臣弱帝室、是不爲李茂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隣道發兵入援、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爲然、乙丑、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爲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九月、崔胤出鎮湖南、韓建之志也、胤益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爲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爲中書侍郎同

兼下有判字

知上有攄字

平章事、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瑮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爲硤州刺史崔徽恨扆代己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戶部仍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爲舉錯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以全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圖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有薄之恩垂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

無仍字

無下有字

無遣字

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爲皇太子仍改名裕　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爲寧塞節度使　二月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爲秘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

還下有自字

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　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　秋七月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　延王戒丕還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

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儀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貶禮部尚書孫偓爲南州司馬祕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九月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靑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爲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思敬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復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秋八月庚戌

改華州爲興德府、已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綏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爲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淮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王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爲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廢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判官、職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童大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王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

有聲又密以囊盛血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具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七首以獻用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謂磻溪眞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王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王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

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祈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悟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嗚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卽以用之領

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悵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

貲作貨

悵作恨

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幷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

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藝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驍末幾驍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驍驍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

四年春三月高驍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濮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驍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尚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驍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濮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濮手書數幅呈之驍甚慙遂禁濮出入後月餘以濮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濮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嘗遁神福洛州人也父之羣盜吳迴李本復攻舒州濮不能守棄城走驍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迴李本擒斬之以雅攝舒州刺史奏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

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帶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爲書一縅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　冬十二月壽州刺史許勣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滁州刺史許勣襲舒州刺史陶雅舒廬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懼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劒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劒以爲無是事神劒名雄人以其善用劒故謂之神劒時府中藉藉亦以爲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劒曰



無共字

遽作遂

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劒不寤曰無之師鐸內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劒以所得委曲神劒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劒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禽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遽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

正作止

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劒爲都指揮使神劒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噪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己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

無往字不必倒
無上之字

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懅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彦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彦爲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佞敵往不必利於已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殽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丞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父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于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客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

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棄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分戰于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選官有差



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也君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寘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丙寅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鄉者舉兵蓋以用之耳姦邪暴橫高令公坐自聾聲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

無諸門尚未有守者七字

入作毀其二字

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幷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

無晝夜二字

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煨燼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爲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塡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塚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

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張神劒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劒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劒運高郵糧以給之、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　秋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

無前蘇州刺史五字

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麰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麰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

存作有

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存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幷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犇高郵，霸犇海陵，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頻蹙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

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已已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犇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塞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行密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頡之上、儒分兵掠隣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之食與彥師鐸襲高郵、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

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于廣陵戊戌霸與弟睢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睢約爲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已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睢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槭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爲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怒家剉裂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殘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胷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儒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幷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夏四月、壬午、孫儒襲楊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韋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宜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爲趙鍠所敗、鍠將穌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昌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昌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乾之犇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

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犇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襲襲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　冬、十月、以給事中杜



儒休爲蘄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爲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　十一月、田頵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官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　春正月、沭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已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

復上有遂字

仁義頵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愼縣人也、　三月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　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復爲仇敵、　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　蘓州刺史杜儒休到官錢鏐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蘓州粲犇孫儒、　九月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蘓州、　冬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蘓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蘓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犇潰儒將

將上有其字

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夏四月楊行密遣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楊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暀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

如何倒

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楊州臧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乙未孫儒自蕪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蕪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蕪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掠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之友規廬州人也、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　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

密聞儒疾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檛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遣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阜衣裳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隣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皂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單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單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冬十一月盧州刺史蔡儔殺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

討儔、

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秋七月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

冬十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吳討擧州降楊行密、夏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

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冬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三月楊行密遣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旣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璲、丁亥行密圍壽州、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最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恟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

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及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曰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以敬章爲左都押牙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夏四月杜洪爲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雎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

五月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進逼武昌暴壬午拔之執雎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

宿州淮南震恐、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汗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犇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渒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犇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

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朱全忠自將攻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

書御衣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爲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爲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度使、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弘鐸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弟爲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頵建說弘鐸先擊頵、弘鐸從之、帥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辛巳、頵帥舟師逆擊于蕪山、大破之、馮弘鐸收餘衆泝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爲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衆猶盛胡爲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

如下有事字

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遜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遜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敵蒂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饑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裴乘輕舟至灘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灘口遣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昌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

州誤作舟

者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仇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珽憕之五世孫也

五月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荊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鬬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勍聞之亦引兵去

初寧國節度使田頵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爲巡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頵頵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頵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從及解釋錢鏐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州刺史頵以儒爲貳於巳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頵遣二

與下有潤州二字

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已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迎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晝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卧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也

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矣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辱然之軀爲俘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嘗遣三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田頵襲杲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

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頵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　田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頵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頵境、番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頵遇於廣德、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僞走、頵追之、遇伏大敗、犇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頵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

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頵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濛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爲兄弟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爲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爲文精敏嘗爲頵草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文昌爲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頵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



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頵之婦弟也頵敗傳瓘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爲鎮東都虞候、

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　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爲招討使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卒以其子渥爲宣州觀察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爲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

義不從茂章爲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爲汝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無乃擲弓於地五字）德誠拜而下拜其子斬於廣陵市、

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爲鄂岳觀察使、　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閹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卽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夏六月庚寅陳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三建師衆數千逃歸行在令孜皆養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

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光啓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內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熾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茂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己、冬、十一月、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

室下有彼字

北作此

退上有進字

諸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鐬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

州作城

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眞以書諭之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夏五月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

之下有行字

新作薪

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磴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趕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常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思勤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率衆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陳敬瑄田令孜聞常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已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十二月丁亥以常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顧彥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戊子削陳敬瑄官爵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冬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犇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

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爲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

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道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書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常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閶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高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鉷代爲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棘道士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已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秋八月王建退屯漢州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捶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咸不聊生

九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癸丑十月癸未朔建

饑作餓

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李公鈇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常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夏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常昭度昭度曰滿城饑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饑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很籍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

稱作請

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常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鬻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

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劒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鷂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鷂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譽棻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秋八月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鄉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携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爲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已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九月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內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戚武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邀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柝鼓、昭以爲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千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王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

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爲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百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

而作乃

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饑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而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乘虛犇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

塹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糧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卽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自之事須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令榜帖旣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卽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

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已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田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路斬蛇、叔孫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涓宿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刁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

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又更王劍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二年秋九月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軍于綿州時王鎮犯闕冬十一月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薙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璘各帥所部兵犇王建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與兵討之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扳楸林寨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爲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二千降於建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于王建夏五月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荊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沂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中收餘衆保豐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爲黔中留後存爲萬州刺史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

厚作謹

未作酉

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五月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於張杞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